抗日猛士 卫国文人

徐霁旻

现代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毕生耕耘、著作等身。而抗战期间，身居重庆，笔耕不辍，创作出大量的抗战作品，犹如弯弓，指日挥戈。纵览张恨水先生的抗战作品，并透过其作品文本，可以看出张恨水抗战思想，具有战斗性、坚韧性、策略性，闪耀着先生的民族气节、爱国情怀和战斗精神。

旗帜鲜明的战斗性

张恨水先生抗战思想的形成，可以追溯到“五四”时期。1919年，他在芜湖任《皖江报》总编。适逢“五四”运动爆发。他率领报馆员工走上街头，摇旗呐喊，高呼“打倒日本，还我山东”的口号，并带头抵制日货。

1931年，张恨水在北京。这时，他已是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当红年轻作家。当长篇小说《太平花》写到第八回时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，张恨水当即增加抗战内容，改其非战之说，为主战之作。他认为：“全国人民都叫喊着武装救国，我这个小说是个非战之作，大反民意。”于是，他来了个“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，跟着说抗战。”“而全书的故事，也不能不大为改变了。”张恨水视“九·一八”为国耻。做为一个文人，虽不能操兵戈以卫社稷，却利用手中的笔，最早投入战斗阵营。他连续写下了《九月十八》、《仇敌夫妻》、《耻与日人共事》、《中国不会亡国》等大量作品。

为了抗战，张恨水先生不惜改变创作意图的，还有《满城风雨》。《啼笑因缘》本来是个很好的爱情悲剧，故事情节悬念深长。广大读者都希望故事有个很圆满的结局，吵着要张恨水写续集。张恨水也一反常态，写了十回续集，将一个爱情悲剧顺利过渡成一个抗战故事。而在《太平花》创作之后，张恨水“在两个月工夫内写了一部《热血之花》。主题是国人与海寇的搏斗。当然，海寇就指着日本了。”

另外，张恨水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出了一个小册子，名叫《弯弓集》，都是鼓吹抗战的文字。弯弓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弯弓射日。表达了张恨水用手中之笔作为射日之弓，把手中之笔当做钢枪利剑，与日寇兵刃相见，疆场厮杀。当时的张恨水在京城犹如一面旗帜，一面冲锋陷阵的旗帜，杀向日寇，直捣敌人的心脏。果然，张恨水的抗战作品，很快引起日本人的注意，向张学良将军提出了抗议，并把张恨水列入到京城文化界抗战人士黑名单，要缉捕归案。幸好，这时张恨水在上海，家人得知消息后，连发两封急电，嘱其勿回。张恨水与家人商定，迅即举家离南京迁故乡，终于躲过了这场劫难。

张恨水先生经历了这场劫难，更加痛恨日本人，认识到日本人的豺狼本性，看穿了日本人的侵略行径，更加激发了抗战文学的创作激情。以至于他从1931年开始，直到1948年，整个人生黄金年龄段都坚持以抗战为主题内容的文学创作。据粗略估算，他写下了三十部长篇小说，五部中篇小说和若干短篇，还写下了大量的抗战散文、杂文、诗词、时评，还特地画了揭露汉奸的漫画，还发表抗战演讲。

张恨水的抗战作品，不仅在陪都重庆受到读者欢迎，在北平、上海、香港甚至在革命圣地也是广为流传。他的《八十一梦》《水浒新传》在延安出了几个版本。毛泽东主席曾看过他的几部抗战作品，并盛赞他的《水浒新传》说：“梁山泊英雄抗金，我们八路军抗日，张恨水先生的《水浒新传》写得很好，对我们八路军抗日是个很好的配合宣传。”毛泽东主席还托林伯渠的口信，邀请张恨水到延安访问。

张恨水的抗战文字，受到国民党新闻局的一查再查，一封再封，被腰斩之作竟达好几部，如《风雨之夜》《八十一梦》等等。国民党上流社会对张恨水是又畏又怕。但是，抗战胜利之后，鉴于文艺界的呼声，国民政府也不得不给张恨水颁发抗战勋章。

不屈不挠的坚韧性

张恨水先生的作品，以他新闻记者特有的视角，搜集大量广泛的社会素材，题材丰富，涉及面广，时效性强。他手中的材料，能写小说的则写小说，不能写小说的，就写散文，杂谈，甚至是诗词、对联。其主题思想都是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，号召国人投身抗战，痛击民族败类的卑劣行径，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，捍卫国土主权的完整尊严。

张恨水在《写作生涯回忆》中说：“九·一八之后，我写作的意识，又转了个方向。我写任何小说，都想带点抗御外侮的意识进去。”我们从张先生1931年第一部抗战小说《太平花》到建国前的《五子登科》这一系列的抗战之作中，可以看出，无一不是抗战之作，无一不是爱国之作，无一不是激情之作。在这一系列作品的脉络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出，张恨水先生的抗战作品，明显呈现出两大板块。第一板块，以《大江东去》为代表，直击日寇的侵略行径，捍卫中华民族的领土主权，从正面描写抗战，包括主战场、敌后战场，作品有《潜山血》《前线的安徽 安徽的前线》《巷战之夜》《风雨之夜》《水浒新传》《虎贲万岁》《东北四连长》《游击队》《敌国的疯兵》《弯弓集》等。第二板块，以《五子登科》为代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两面派嘴脸，在抗战中大发国难财、充当汉奸、鱼肉百姓、醉生梦死、荒淫无耻。作品有《巴山夜雨》《纸醉金迷》《魍魉世界》《八十一梦》《赵玉玲本纪》等。

在这些作品中，张恨水的抗战思想表现出刚柔相济的斗争策略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。在第一板块作品中，对敌人，刚性似火。对朋友，柔情似水。刚，对日本侵略者之刚。柔，对中华同胞之柔。在第二板块作品中，刚，是对上流社会贪官污吏之刚，柔，是对人民大众之柔。张恨水通过这些作品，表达了对日寇之恨，对国人之爱，对反动派之恨，对老百姓之爱。爱憎分明，立场坚定。

张恨水抗战作品，包括他在抗战中的生活经历，无不说明张恨水有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。1932年，在北平遭到日伪反动派的暗中通牒，他举家南迁，避开锋芒，以利再战，后在南京，独自主持《南京人报》，直撑到1937年12月南京城陷落的前几天。1938年初，他在潜山老家安顿好一家老小30多口，便只身入川，一呆就是八年。在汉口成立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上，张恨水没有与会，却被推选为理事。在重庆，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，吃饭得戴老花镜拣米饭中的杂物。住的是“文协”的房子，下雨天是用锅碗盆用来接漏，他戏称为“待漏斋”，与“隔山人起半闲堂”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而且，还时常要躲日机的轰炸。张恨水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，依然用手中的笔，投入抗战，从未停止。甚至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，还在构思与打腹稿。许多作品遭到国民党新闻局的查封，就另起锅灶，又换装登场。不能写时评，直接抨击的，就写成小说，含沙射影。总之，抗战中的张恨水，刚柔相济，不屈不挠，表现出一个中国文人的自尊心、斗争性，茹苦含辛，任劳任怨，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。“卖文卖得头将白，未用人间造孽钱。”

灵活斗争的策略性

张恨水是个文人，但绝对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。虽然在抗战中，不能象将军那样，运用兵法同敌人血战，但他也能运用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，同日寇和反动派进行周旋。

“九·一八”之间，张恨水投身火热的抗日烽火，一下子写出大量的抗战小说、杂文，引起了日寇的注意。日本关东军特务土肥原贤二，是个笑中藏刀、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。他对亲日派，是亲而不尊。对反日派，却屈意奉承。1935年，土肥原差人带着张恨水的两部名著《春明外史》和《金粉世家》，登门请张恨水“赐予题签，藉留纪念，以慰景仰大家之忱”。张恨水略略沉思，从容应对，将这两套书留下，从书架上取出《啼笑因缘续集》打开扉页，饱蘸浓墨，写了“土肥原先生嘱赠，作者时旅燕京”的题词。来差惊恐万状说“土肥原得罪不起”。张恨水笑道：“土肥原既有求我题签之雅量，就有任我赠何书题签之雅量，否则就成了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，而反被天下读书人笑了。”《啼笑因缘续集》是张恨水特地专写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故事，是典型的抗战作品，将其送给日军特务头目，还以“嘱赠”相题，巧妙地讥讽日寇，无异于给土肥原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表现了张恨水同日寇斗智斗勇，张扬了中国人大智大勇和大无畏精神，表现了中国人不屈不挠、聪明才智的斗争精神。

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，张恨水同样表现出灵活的机动性和斗争的策略性，他运用手中的笔杆子，讥讽嘲笑，挥洒成篇。《八十一梦》便是其典型的代表之作。作品通过荒诞不经的梦境故事，揭露国民政府社会政治的丑闻秘幕，影射高层社会的真人真事，又不为反动派拿住把柄。正是《八十一梦》的特殊的斗争方式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警觉。威胁要捉拿张恨水到贵州息烽去“休息”两年。就是当时客居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先生也从《八十一梦》中，看出了张恨水痛骂国民政府高官政要的文字实质，陈独秀担心地说：“张恨水骂别人不要紧，骂了三尊菩萨，恐怕要惹麻烦。”果然不久，陈独秀的话应验了，那些被《八十一梦》揭发遗责的官员，脸上无光，很不好过，不能反躬自省，痛改前非，反而恼羞成怒，整治作者，因碍于是小说，是文学作品，内容是影射的，没有指名道姓，自己又不便于对号入座说“这个是写我的”。于是，滥施淫威，授意新闻局以不利于抗战为名，勒令《新民报》“奉命停刊”。张恨水愤然指出：“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，如果那些人洗手不干那些事，我有什么好写的呢？”小说仍然照登不误。而腐败政客无奈之下准备对张恨水下毒手。此时，身为安徽同乡的张治中先生出于维护文化人的用意，约请张恨水来家，婉言相劝说“以小弟之见大作已具影响，见好收场吧。”张恨水明白张将军的用心，但却严词告白：“我素来遵循‘群子不党’之古训。我没有站到哪党哪派上去，只是凭一个作家的良知，为老百姓说几句公道话，何罪之有？”鉴于国民党的淫威，张恨水不得不中止了这篇托之于梦的传奇之作。张恨水表白个中之隐说：“小孩子淋了些残汤剩汁在上面。在梦之上，多添了一点油腥气。这就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觉器官，误认这一本空虚无所可求的梦稿，也可以是咀嚼的东西。”然而，国民党统治下的雾都重庆腰斩其作，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圣地延安却大量翻印这部小说，深受解放区广大读者欢迎。周恩来总理当年在重庆接见《新民报》主要编辑时，特地握着张恨水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同反动派作斗争，可以从正面斗，也可以从侧面斗，张恨水先生写的《八十一梦》，不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吗？”这是周恩来给予张恨水对敌斗争的策略性以极大的肯定与鼓舞。

**作者简介：徐霁旻，潜山县文物局副研究员。**